

一封恐吓信

高歌著



赣南人民出版社

一封恐吓信

高歌著

贛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簡 介

故事发生在1958年秋季。正当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，潜藏在定南森林采伐队的逃亡反革命分子——双手沾满鲜血的“軍統”特务组长陈通，改名陈广永，以“伐木工人”为掩护，多方纠集残余反革命分子，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。他们公开往赣南日报社寄发恐吓信，猖狂提出：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；要农民把土地“交还”给地主；要把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部杀光。并企图组织武装暴动，杀害我基层领导干部，烧毁公社粮食仓库和抢劫供销社财物，以及将毒药投入人民公社食堂的水缸里，以达到杀害人民、破坏公社化运动的罪恶目的。

但是，不管敌人如何狡猾阴险，终难逃出人民的天罗地网。以侦察科赵科长为首的公安人员，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协助下，经过紧张严密的侦察，终于将这伙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。

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真实地反映了我公安人员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、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机智、勇敢的斗争精神。

一 封 恐 吓 信

高 歌 著

＊

赣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赣州阳明路60号）

赣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赣南新华书店发行

＊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.625/16

1959年6月第二版 1959年6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2,651—27,870 字数：37,700

书号：15.3

定价：0.17元

夜已深了，一輪明月，高高懸掛在蔚藍一碧的蒼空，幾點星星射出閃爍的光輝。

這是初秋的深夜。往日此刻，城市早已十分寂靜，人們早已甜睡在夢鄉，但是在這“一天等於二十年”的大躍進的時代里，人們拿着月亮當太陽，戰鬥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。

汽車的奔馳聲，不斷地劃破這深夜的沉靜，人們勞動的歡呼聲，隱約地從遠方傳來。

在公安處的辦公室里，偵察科趙科長，正和幾個偵察員，在燈光下仔細地研究着一封恐嚇信。

這封恐嚇信是贛南日報社收到後轉來的，內容十分反動，猖狂的提出：要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，要農民把土地“交還”給地主，要把所有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全部殺光。但是，信上沒有發信地址，也沒有發信人的姓名，只是署名為：“中國革命黨汕頭總部。”

“哼，真是異想天開，在做白日夢！”中等身材，方額角、圓眼睛的趙科長，兩條濃眉毛微微地皺着，咀角上帶着冷笑，一邊說着一邊精神貫注地看着恐嚇信。

“這封恐嚇信是從哪里寄來的呢？是哪個家伙寫的呢？”幾個偵察員都在思索着，想找出一點線索來。

“我看這封信可能是蔣幫特務機關從汕頭發出來的政治恐嚇信，是搞‘心理作戰’的。”偵察員王金生從來就喜歡先發表自己的意見。

“有什麼根據嗎？”趙科長追問着。

“第一，這封信上寫的‘汕頭總部’就說明它是從廣東省汕頭寄來的。”王金生理直氣壯地在回答着趙科長的問話，“第

二，从信的内容上来看，显然是为了政治恐吓，这是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搞‘心理作战’的老伎俩。”

“还有什么根据吗？”赵科长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没有了。”王金生合起笔记本，表示自己的意见发表完了。

“是啊！”赵科长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。“作为研究问题，你的意见要考虑，但是，现在可不是我们下结论的时候。我们必须全面地、客观地去调查研究，找出足以证实问题的真凭实据。”

“是！”侦察员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赵科长的意见。

办公室里一时转向沉默，大家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封信，深思熟虑地在思考着信的内容，想从中找出点蛛丝马迹。

“曾树茂同志：请把放大镜拿来！”赵科长拿着那封恐吓信的信封，向着曾树茂说。

侦察员们骤然地把目光都集中到赵科长手里拿着的信封上。

“信封上有什么呢？既没有发信地址，又没有发信人的姓名，能看出个什么名堂呢？”侦察员们虽然都在这样想，但是谁也不敢影响赵科长那种习惯的深思。

赵科长从曾树茂手里接过放大镜，伏在办公桌上，用放大镜仔细地看信封上的邮戳。

“啊！明白啦！”侦察员们都很敏感的知道赵科长的用意，内心里都很佩服赵科长这种一贯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。

“同志们！你们看！”赵科长观察很久，兴奋地对着侦察员们说，“这邮戳上的字是：‘江西定南 1958.8.28.’”。

“定南？”侦察员们都以惊奇而羡慕的眼光看着赵科长，唯有侦察员王金生的脸上在一红一白的。

“同志们！敌人往往以声东击西的陈旧办法来对付我们。他们认为这样，就可以迷惑我们的视线，而逍遥法外继续作恶。”赵科长严肃地向侦察员们表示自己的看法，“敌人认为写一封恐吓信就可以达到他们破坏的目的，但是他们想错了。要知道，这

封信就是敵人自縊的繩索，只要我們緊緊地抓住這條繩索，就可以把敵人勒死！”

“趙科長！這封信發出的地址是知道了，但是發信人是誰呢？‘中國革命黨’這個反革命組織，到底有沒有呢？”偵察員曾樹茂提出了問題。

“是啊，找到敵人，弄清有无反革命組織，這個組織有多少人，他們在搞些什麼罪惡活動？這就是我們要弄清的問題，也就是我們下一步艱苦複雜的鬥爭。”趙科長同意了曾樹茂的意見之外，又作了些補充。

趙科長從沙發上站起來，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水，然後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，好久沒有講話，只是默默地想着。他銜着的香烟都快燒到了咀唇還不知道。偵察員們都在凝望着他。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一舉一動，了解他此刻又在考慮問題，因而，誰也沒有打攪他。

趙科長看看手表，然後，向偵察員們說：“同志們：時間已經不早了，大家需要休息一下。關於下一步工作如何進行問題，我的意見，只有到走南縣去，同县公安局共同研究解決。是否這樣作，等明天請示處長之後再決定。”

偵察員們整理一下檔案材料，放在保密室裏，就走出了辦公室。

“當…當…當…”牆上的掛鐘敲了三下，遠方傳來了一陣鷄叫聲。

在公安局局長辦公室裏，趙科長正和公安局劉局長、偵察股長何子朋、偵察員曾樹茂、王金生等幾個人交談着。

趙科長從皮包裏拿出一本紅皮的筆記本，打開之後，向着劉局長說：“我從處裏來的時候，處長對這個案件的偵破工作，作了這樣的指示：目前國際局勢很緊張，美、英帝國主義出兵侵略

中东，使国际形势驟趋緊張；最近，美帝国主义又指使蔣介石集團对我国大陆进行騷扰和軍事挑釁，这些，都严重威胁东南亚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必然乘机搗乱，他們又会錯誤的認為‘时机已到’，因而，他們会象大粪里的蛆虫一样，又要蠢蠢欲动了。”他輕輕地翻过一頁筆記之后又說，“处长指示：全体公安人員必須提高警惕，随时准备給那些敢于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以严厉打击。因此，要求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內，把这个案子偵破。”

刘局长記完筆記，放下鋼筆說：“处长的指示很对。我們必須提高警惕，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現行破坏活动，早日把这个案子偵破。”他那微黑的面孔，銳利的眼光显得十分威严。

“但是案件很复杂，現在我們只知道这封反动信件是从定南发出的，其他什么我們也不知道。”何子明拿着那封恐吓信，向着刘局长边說边指着。

“是呀！从沒有发现敌人的活动，到发现敌人的活动，从知道一点情况到全部弄清案情，这就是我們作偵察工作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。”赵科长微笑的从旁边插了一句。

“好吧！現在我們就来研究一下这封恐吓信吧！”刘局长从何子明手里要过那封信件。

“老赵，不用問，你是仔細研究过了。”刘局长問赵科长。

“是研究过，但因時間仓促，还没有来得及認真研究。”赵科长总是这样慎重，从来不輕易下結論。

办公室里分外寂靜。几个人都是一言不发的緊張地工作着。刘局长反复地看着那封恐吓信，赵科长拿着那封黄色毛边紙制成的恐吓信的信封，从外面看到里面，又从里面看到外面，何子明伏在桌子上翻閱着档案，想从中找出点与恐吓信有关的綫索，曾树茂和王金生两个人坐在一起，翻着几本筆記本。

“曾树茂同志，有刮臉刀片嗎？給我拿来一个！”赵科长忽

然站起来 用手把信封弄成一个圆筒,然后象看单筒望远镜似的,一只眼睛闭的紧紧的,用另一只眼睛看信封的里面。

“啊!有什么新发现吗?”刘局长站起来走到赵科长面前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重要发现,只是信封里面有几个字,不知道写的是什么。”



赵科长一手拿着刀片,一手把信封放在办公桌上,轻轻地用刀片把信封撬开,然后放下刀片,把信封打开,認真地看着。

大家都把目光轉向信封上。原来信封的里面用鉛笔画一个圓圈,圓圈里面写了一个“头”字,“头”字的下边写了四个“正”字和一个尚未写完只差下边一橫的“正”字。

“唉!就是几个‘正’字,还是說明不了問題啊!”偵察員王金生焦急的在旁边小声地嘀咕着。

“同志!不要忽略每个細节問題,这是偵察員的本分。”刘局长一边看着一边对王金生說。

王金生嘴里虽沒敢說什么,但心里还是有些納悶:“几个”

正’字能說明什么呢？”

赵科长背着双手，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。这是他的老习惯，每当他思考問題的时候，他总是喜欢这样。

“刘局长，你們这里有流动的理髮工人嗎？”赵科长的两只大眼睛瞪的直直地望着刘局长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“有是有，不过大部份都組織起来了。有些流动的，也参加了合作社，单干的是沒有了。你問这个干什么？”

赵科长拿着信封走到刘局长面前，指着信封上写的字对刘局长說：“你看，这几个字写的虽然不怎样好，但是都写得規規矩矩的。这說明不是什么人随便乱画的，也不是小孩写着玩的。上边这圓圈里写的‘头’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‘木头’，还是‘鎬头’呢？我記得农村一些流动的理髮工人，现在还喜欢用写‘正’字的办法来代替記賬，就是剃一个头，划一笔，一个‘正’字是五划，那就是剃了五个头，这样好算賬。”赵科长稍停了一下，“这上边写的这个‘头’字很可能是‘剃头’的‘头’，四个‘正’字，还有一个只差一笔的正字，这就說明这个理髮的剃了24个头。”他吸了一口香烟，思考一下又笑咪咪地說：“当然，这还仅仅是个分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得用調查工作来証实。”

“很有道理。我看我們就不要再把精力化在办公室里的研究工作上了，就从这条綫索先查下去，也可能弄清一些問題。”

刘局长和赵科长說过之后，就向几个偵察員布置了工作：叫曾树茂去了解流动在县城附近的理髮工人有几个，他們的政治情况怎样，王金生去查对一下笔迹，了解可有与恐吓信笔迹相似的人。

刘局长把工作布置完了以后，又对赵科长說：“你看这样做可以不？”

“我同意这样作法。只要查清这个信皮紙的来源，那我們就可以把問題弄的更清楚一些。”

“那就請你幫助把这个案子偵察清楚吧！”刘局长很客气的面对着赵科长，接着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同志！你又得几夜睡不好觉了！”

“那里，这是我們应尽的职責！”赵科长态度十分認真地說出了这句话。

二

一晃两天的时光过去了。各方面的調查工作进行得都十分紧张，偵察員們都在廢寢忘食的紧张地工作着。

赵科长从偵察員曾树茂的汇报中得知：流动在县城附近的理髮工人有三个人：一个是理髮的老师傅黃福財，年近五十，世居定南，为人老誠，自幼学会理髮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是农民，参加人民公社从事农业生产，二儿子应征入伍在边防当解放军；另外一个理髮的名叫罗財源，三十一岁，富农成份，解放前当过小販，解放后从事理髮工作；第三个理髮的名叫李凤鳴，二十八岁，貧农成份，十八岁学理髮，二十岁出师，至今已經从事理髮工作将近九年了，为人很本分，沒发现有什么不好的表现。

“这三个人再没有什么問題嗎？”赵科长听完曾树茂的汇报之后，想了好久，又問了一句。

“他們的情况就是这些，我訪問了許多群众，他們都这样說；不过，为了弄清記賬紙的情况，我亲自到这三个理髮的家里去了一趟，他們的記賬簿子我都看过了……”

“公开檢查的嗎？”赵科长沒等曾树茂說完就插問了一句。

“当然不会那样做。我是在黃福財那里洗的头，在罗財源那里刮的臉，后来我又到李凤鳴那里理个髮。”曾树茂說完自己也笑了，他那胖胖的圓臉挤出几道笑紋，两只大眼睛弯弯的合成了两条黑縫。

“啊，这叫作‘流水作业法’呀！”赵科长很满意的和曾树茂开了个玩笑。他内心里很了解自己的助手，知道他是个很能干的偵察員，九年多的共同战斗生活中証实了自己的助手是一个机灵灵活的人。

“証实了什么问题嗎？”

“初步証实，那个信皮紙很象罗財源記賬用的那样紙，是黄色的毛边紙。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記賬紙是不一样的：黃福財用的是白報紙，李风鳴用的是紅格白紙；只有罗財源用的是黄色毛边紙。”曾树茂边比划着边向赵科长报告。

“誰的笔迹相似呢？”赵科长又深入地問了一句。

“我看也是罗財源。因为黃老头是用毛笔記賬，李风鳴是用一支‘紅星牌’鋼笔记賬，只有罗財源是用一支半截鉛笔记賬。从笔迹和記賬的方法看来和信皮紙里写的一样：圓圈里写个‘头’字，下边划了一些‘正’字。”

“看起来罗財源是和这个案件有关，但是他究竟是不是敌人呢？一下子还很难得出这样的肯定結論。不管怎样，这个人是值得注意的。”赵科长說。

赵科长和曾树茂、何子明三个人研究过之后，决定去找黃福財老大爷，請他帮助把罗財源的情况給进一步了解一下，因为他们經常在一起工作，情况比較熟悉。

黃福財老大爷，虽然是个年近五十的人了，但是精神还很饱满。他留着短小的胡子，修飾得頗为齐整。面色不显得如何的蒼老，但眼睛上却戴着一副老花鏡。

他听了公安局何子明請他帮助了解一下罗財源的問題之后，用手摸了一下胡子，然后笑咪咪地对何子明說：“何股长：你們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，我儿子也和你們一样，在边防保卫国家，你叫我办的事我一定会办好！”老头压低了声音，亲切地說着。

何子明和黄福財握手告別之后，离开了黄老大爷的家，回公安局去了。

黄福財对政府委托他办的事，他总是那么积极認真去干。因为老头心里明白：如果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好领导，那有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呢……

解放前，在那苦难的日子里，他用一把刀子，挑一副担子，到处去理髮；可是跑了一天又一天，走了一乡又一村，跑的腿痛，站的腰痛，累的手腕子痛，还混不了个飯錢。給那些地主和国民党官老爷們剃头，不但不給錢，有时还要挨罵。

解放后，老人家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一天天是高高兴兴的工作。因此，老头是越活越年輕，越想越高兴，越干越有勁。

經過黄老大爷的了解，罗財源本人并没什么問題，就是嗜好喝酒，有时候吃醉了酒还和老婆吵口。

但是，黄老大爷却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綫索。

說起来这个老大爷就是有办法，他以“算工分比干劲”的名义，找了罗財源和李风鳴三个人比起干劲来了。彼此爭論个不休。黄老大爷說，我人老志不老，今年的干劲比黄忠还大，八个月一共剃了1920个头，李风鳴也不示弱，說今年的干劲也不次于武松，八个月共剃了1900个头，罗財源把大拇指一伸，說他是第一名，八个月共剃了1925个头。

三个人彼此爭論的都不大服气。后来黄福財老大爷提出：空口无凭，以賬为証。这才都把老賬簿子拿出来算細賬。

算的结果，黄福財、李风鳴的數字都相符，只有罗財源的賬簿上的数字和报的数字不相符，少了24个头的賬目。这一下子黄老大爷可不讓人，硬說罗財源虛报數字。

罗財源气的不得了，用手直打头。想了半天气憤地說：“唉，該死的大胡子！”

黃福財老大爺得理不讓人，說羅財源是：“‘肚子疼怨灶王爺’該大胡子什麼事？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羅財源就說出了：在七月下旬，給一个大胡子剃頭，这个人年約四十來歲，个子不高也不矮，留着西裝頭，長了滿臉連鬚胡子，好像戴了一個黑色口罩似的從上咀唇到下腮直接連上兩個耳根，兩只眼睛圓圓的往眼眶里边凹下去，身上穿了一套青布短衣，看穿戴好像個工人，但說話的神氣和語氣又象個有學問的人，有點文質彬彬的。從說話的口音上來听好像廣東人。

这个大胡子在羅財源那里剃了頭之後，就順便將放在桌子上的記賬紙撕去了一張。當時羅財源還和他吵了几句，說他不該亂撕賬簿。那个人笑了一笑說聲“對不起，我要丟大便沒紙用”就走了。羅財源說，當時也沒有和他繼續吵下去，好在那張紙上的數字記得清楚，是24個頭的賬。

羅財源除了說明這個情況以外，還說那個大胡子是和一個縫衣工人余子庆一起去的。

趙科長伏在桌子上，手拿着鋼筆，在筆記本上寫了几个人的名字：“羅財源……大胡子……余子庆……”然後在每個名字的底下划了一個問號，在“大胡子”三個字的下邊划的問號更大些。

“这个大胡子廣東人是誰呢？他和那個余子庆又是什麼關係呢？”趙科長邊說着邊和何子明、曾樹茂研究着。

“我看，那封恐吓信很可能是那個大胡子寫的。因為，根據王金生同志查對筆迹証實，羅財源的字寫不了象恐吓信上那樣流利的字。看恐吓信上的字，起碼要有高中文化程度，而羅財源只讀了一年書。”曾樹茂說出自己的看法。

●“好吧！我們就集中力量找那個大胡子，不過羅財源也要繼續了解。”趙科長果斷地作了決定。稍停一下又向着曾樹茂說：

“你去調查一下那個縫衣工人余子庚的情況。”

電燈閃了兩下，這是發電廠發出的信號，告訴人們快到十一點鐘停電的時間了。因為定南縣的火力發電廠的電，每天只供照明使用，到十一點鐘就停電，每天停電前半小時都要發出這個信號。

趙科長看了看手表，然後伸了伸懶腰，打了個長長的呵欠，因為他已經有三個夜晚沒有很好睡眠了。

三

西天低處，太陽還沒有完全落盡，一團紫紅色的雲彩，緊緊地壓在西邊遠方的山嶺上。

已經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了。城鎮的居民，有的正在用晚餐。城鎮的小街道上，人群又喧鬧起來了。每天傍晚的人，都是比白天多，三五成群，邊走邊談笑。有的是飯後散步閑游；有的是忙着到百貨公司去買東西；有的是忙着去看電影；也有的是帶着個空肚子急忙往小吃部里去吃東西。

電影院附近，有個小吃部，屋里的座位早就擠滿了顧客。服務員忙的滿頭大汗，忙着端菜送飯，熱情地照顧着顧客。從後邊的廚房里不斷地傳出清脆的敲勺聲，陣陣的菜香味，鑽進每個顧客的鼻子里。

偵察員曾樹茂一身整齊的灰色制服已經換去，他上身穿了一件旧白布衫，下身穿了一條藍斜紋布褲，腳下穿着一雙黑色布鞋；他那黑亮的頭髮，已經弄得有些蓬鬆；那發着紅光的圓臉，此刻已經變成黑黃色了，顯得比他自己的原貌有些消瘦；左眼睛不知為什麼腫得高高的，上邊還抹了一層土黃色的藥膏，一口雪白的牙齒已經變成焦黃的了。不要說是生人，就是熟人見到了他，也難以認出來。

他慢慢地走进了小吃部，挤个位子坐下，买了一瓶水酒，要了个便菜，就喝起来了。但是他那好象老鸱覓食的眼睛却不断地向着四处搜索，甚至把每个顾客的情况都仔细地观察了一遍。紧靠窗子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个年纪大约四十来岁的人，中等身材，留着西装头，看样子很久未梳，十分零乱。这个人长着一副很面型的黑黄瘦脸，上宽下窄，两只鼠眼，贼溜溜的乱转，长了一口歪歪扭扭的黄牙，左下门齿还镶了一颗银牙，身上穿着一套蓝布便服，脚上穿一双旧力士鞋。

他坐在凳子上，右手拿着筷子，左手端着酒杯，一口一口的、慢慢地喝着。

曾树茂不断地暗中用眼睛盯着他。心里想：余子庆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，人民公社的食堂里吃的很好，他刚刚吃完饭，又跑到小吃部来干什么呢？

正在想着，忽然发现现在西墙角下一个黑黑的角落里，坐着一个年约四十上下的人，这个人长了一脸连鬓胡子，两只凹到眼眶里去的大眼睛不断地东张西望，他那青布上衣已经敞开，露出了好象长满猪毛似的前胸。

他不断的用眼睛暗暗地看着余子庆；余子庆也偷偷地看着他。这一切早被曾树茂看得清清楚楚。



余子庆映着酡红的酒脸，从衣袋里拿出一支香烟，用火柴点燃之后，慢慢地抽着。

坐在黑暗角落里那个满脸连鬓胡子的人，吃完饭，站起来，一边摇摇摆摆的走着，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香烟，顺手摸了摸衣袋，看样子想找火柴点烟，但是摸了半天也没有，就走到余子庆的面前。

“同志！请借个火！”他笑嘻嘻的对着余子庆，伸出一只黑手，顺手接过余子庆的香烟，对着火；然后又把香烟递给余子庆，说了一声：“谢谢！”就往门口去了。

曾树茂一秒没停地盯着他们两个人的行动，忽然发现那个大胡子点着香烟之后，把余子庆那根香烟衔在自己嘴上，把他自己那根香烟交给了余子庆——两只香烟交换了。虽然这仅仅是一刹那，但也沒有逃出曾树茂的眼睛。

曾树茂早已算好账，手里端着一杯茶水，站在门口，喝了一口，含在嘴里漱了半天，然后，吐的一声吐向门外，恰好那个大胡子刚出门口，险些没有吐在他的身上。

曾树茂连忙说声：“对不起！”大胡子不大理睬的就走了。

何子明站在电影院门前，早就看的清楚，知道从小吃部里走出来的那个大胡子就是自己盯梢的对象，因为曾树茂吐了那一口水，很显然是给自己打暗号，作为一个老侦察员他马上就明白了。

大胡子从小吃部出来以后，就往北山去的一条路走去。何子明间隔50米的距离尾随着他，虽然天已很黑，但在月光下还能看得清楚。

余子庆从小吃部出来以后，就往家里走去，曾树茂“送”了他一段路，看他走进了自己家门以后，就回公安局去了，准备把他所发现的情况报告给赵科长。

在一間黑暗的小房間里，點著一盞暗淡的煤油燈，余子慶坐在燈下，把那根只抽了一段的香煙，從衣袋里拿出來，小心地把它撥開，除掉煙絲，然後，在包煙紙的里層拿出一張象包煙紙一樣大小的白方紙條，他用典酒棉在紙上輕輕的一刷，上邊就顯出幾個字：“后晚十時我處相會。”余子慶看過之後，就用燈火把那張字紙燒掉了。

大胡子順着北山的大路，轉向一條往山里去的小路。這是一條曲折而幽僻的小路，白天也少有人走，夜晚更加寂寞。小路旁長滿了蓊蓊郁郁的樹。在沒有月光的晚上，這條路上陰森森的會令人可怕，今天晚上雖有月光，也顯得暗淡淡的。

何子明不敢在小道上同行，怕被自己的對象發現，就隱蔽在小路旁邊的樹林內，偷偷地尾隨着他。走了大約有十五華里，山下才有幾戶人家。大胡子走進一間小茅房里，就沒有再出來。

何子明仔細地環顧了周圍的一切，把山區的地形和房屋的間數、門窗的位置以及幾條小路，都記得牢牢的。然後就離開了這裡。

何子明邊走邊想：這個大胡子和羅財源講的那個撕記賬紙的人很相似；但是，這個傢伙到底是誰呢？他的情況到底怎麼樣呢？作為一個偵察員不把情況弄個水落石出，怎麼向上級匯報呢？

何子明越想越覺得自己的任務還沒有完成：必須調查清楚這個人的姓名、職業和他的政治情況。因此，他決定到山背後去找采伐木材的老工人羅漢臣，通過他了解一下這個人的情況。因為何子明早就和羅漢臣熟悉……

那還是1955年的時候，這個地區的逃亡惡霸張天富突然從外地溜回來，隱藏在一個山洞里。張天富的老婆隔個三、五天，就